



彼此珍藏最温馨

李镇西 / 著

荣建：守住内心的纯真与纯正——洪哥：亲如兄弟的师生情——杨嵩：在
顺境中不断战胜自我——程桦：让思想飞翔——崔涛：怀揣善良追逐理想
——胡夏融：善良的人格魅力——付饶：见证彼此的成长——吴文静：
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」——伍希：童心万岁——安超：学会尊重每个人——
邹冰：爱恨交加的记忆——苏畅：立志做「精神贵族」——徐放：青春
期的思想逆反者——

彼此珍藏最温馨

李鎮西／著

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彼此珍藏最温馨 / 李镇西著 . — 桂林 : 漓江出版社 , 2014.10

ISBN 978-7-5407-7329-8

I . ① 彼… II . ① 李… III . ① 教育—中国—文集 IV . ① G5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24999 号

彼此珍藏最温馨

作 者 李镇西
策划组稿 文龙玉
责任编辑 章勤璐
封面设计 石绍康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 版 人 郑纳新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邮 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2
传 真 0773-2582000 010-85890870
电子信箱 ljchs@163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Lijiangtimes.com.cn>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印 制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× 980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270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8 000 册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7329-8
定 价 29.8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美好的瞬间，会成为很多人永远的记忆

——李镇西作品序

吴 非

李镇西老师把近年的文章汇集出版，希望我能写个序。认识镇西老师十多年了，他一直勤奋地工作和写作，令我钦佩。镇西老师热爱教育，富有激情，他的工作负担比我重，社会活动头绪多，但他精力过人，每日一文，有时清早到学校，车停在校门口，先写一阵；也常“高空作业”，在飞机上写。这类经历，我是不会有的。我不知道他何以不感到累，也许个中有乐，不以为苦吧。我患病，镇西几次到南京来看我，用句套话——我们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作了坦率认真的对话，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。之所以在许多问题上能有共鸣，是我们都为基础教育的状态感到忧虑，同时，我们都敬重常识。

很多教师有了一段教育教学经历后，可能会发现，教师的教学水平，往往在于他对常识的态度，在于他个人思考的深度和广度；不管遇到什么复杂的情况，遵守教育常识，至少不会犯错误。然而当下的教育，往往是“反常识”的处于强势，常识需要“坚守”，而且要付出代价。守护常识，也需要胆识。在《我想办一所没有“特色”的学校》一文中，镇西老师质疑“校校有特色”，认为违背了教育常识。他批评假科研，“我们现在的确有的学校是为科研而科研，有一种‘课题崇拜’情结，喜欢申请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的各种课题，似乎课题越多学校就越有档次”。确如其言，在很多学校，都有老师揭露这种“伪特色”和“假科研”造成的危害。——“特色”是上级领导要求的，故而没有也得硬造一个；“科研”则只是制造垃圾：



开题兴师动众，结题公关宣传，过程是最弱的，报告七拼八凑。这样的“特色”和“科研”把学校和教师都害了。然而这个体制逼着你，驱赶着你加入，这是很多坚守常识的校长教师最痛心的事。

镇西老师对教育界的浮躁也一直忧心忡忡，他在《名师是“打造”出来的吗》一文中所谈的，也全是常识。我们都曾质疑“打造名师”的提法。所谓名师，一定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自然出现的，不但名师无法“打造”，“名校”也不可能“打造”，“教育模式”也不可能“设计”……推而广之，一名真正的“师”，也不可能“培养”、“培训”出来。看那些合格的教师，无一不是自己学出来的，无一不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。现在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在统计学校政绩时，会提及“培养”了多少多少“特高级教师”，这些提法，过些年有可能成为笑话。

同样，镇西老师也经常地反思教学观学生观，比如，《何必一定要有“教育意义”》一文，批评陈旧的教育观，反对动辄对学生讲“教育意义”。诚如其言，“意义”讲多了，学生不堪重负。教育是美好的生活，而不是



教育专家王栋生（笔名“吴非”）先生在武侯实验中学演讲

接受清规的忍耐。镇西老师说：“如果一定要说‘教育’，那我们也完全可以把教育的内涵理解得丰富一些广义一些。学生是否受到了‘教育’的标志，不仅仅是提高了什么什么认识，或获得了什么什么启发，还应包括心灵更加宁静，胸襟更加旷达，眼睛更加清澈，耳朵更加灵敏，触觉更加细腻，体格更加健壮，感情更加丰富，幻想更加奇特，思绪更加飘逸，情怀更加浪漫……”也就是说，教育，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，人之所以成为人，“我”之所以成为“我”，需要的是教育开启心智和感官，而不是把人“训练”为机器。

李镇西老师能在全中国有这样的影响，除了他的胆识和工作的激情，还在于他一直生活在校园里。我这样说，是想到一些教育名人的理论研究脱离了校园，脱离了课堂，脱离了学生的心灵；他们不知道课堂上发生了什么，不知道老师们在想什么，不知道学生在想些什么。而这些对镇西显然不是问题，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到，他的情感和思维一刻也没有离开学校，离开老师和学生。

多年来，镇西老师以苏霍姆林斯基为榜样，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，他的每日“五个一”（上好一堂课，找一个孩子谈心，思考一个教育问题，阅读一万字的书，写一则教育随笔），看起来不难，可是多年如一日，就是难事；当了校长，更是难上加难。但李镇西做到了，这是他践行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走出的一条路。镇西老师影响了一大批教师，正是有他们在基层学校的实践，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核心——教育的人道精神，在教师成长过程中有了更加积极的意义，无数的学生得到比较正常的教育。苏霍姆林斯基能记得一千七百多位学生姓名，我看镇西老师的博客，他能记得那么多学生的故事，保存学生的作文、各种照片，他长期和学生保持友情，实在很难得。这就是“把人当人”的教育。按世俗标准，镇西老师的学校称不上名校，他说：“我和我年轻的同事们，面对的是好多学校不喜欢的孩子——当地失地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弟。”可是，我去武侯实验学校，所到之处，所有的学生都面带笑容地对我说“您好”，这是我在很多名校没有的待遇。陪同的老师说，孩子们进学校时，有些顽劣，不懂事；经过三年初中教育，他们能习惯地对人说“您好”、“谢谢”和“对不起”了。我当时就非常感慨，在当下中国，这已经是很好的教育了。



我印象很深的，还有《做一个孩子不怕的校长》，曾有位女生给他提意见，批评校长没看完各班的体操比赛就中途离场（虽然镇西的退场是因为赶去开会，但他仍然感到内疚）。学生能直言不讳，这说明学生爱学校，说明学生敬重教育。教育要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，而不是驱赶他们做唯唯诺诺的奴才。镇西有很多文章介绍学校的老师，通过他的文章，武侯实验学校很多老师的工作和创新为社会所知。《让普通老师成为学校的名片》一文中，镇西介绍了他的管理观念——“教师的成长，是我当校长成功的唯一标准”。教师应当比学生更善于学习，他们理应在教育教学中有很多发现的愉快，同样，他们可能比一般人更能体验教育的艰难。唯其如此，教师才真正地具备职业素养。一所学校有一批把教育教学当作使命的教师，比成就一名校长更有价值。

在镇西老师的博客上，经常看到教师和学生的笑脸，看到学校里的欢乐场面，我想，这些美好的瞬间，会成为很多人永远的记忆。

是为序。

2013年9月 南京

目 录

CONTENTS

美好的瞬间，会成为很多人永远的记忆

——李镇西作品序 / 吴非

聆听花开的声音 / 001

王红川：难以忘怀的内疚 / 002

张锐：生日的祝福 / 006

吴涛：柔弱而坚强 / 010

董洁：大智若愚 / 017

荣建：守住内心的纯真与纯正 / 019

洪哥：亲如兄弟的师生情 / 022

杨嵩：在顺境中不断战胜自我 / 028

程桦：让思想飞翔 / 040

宁玮：祝你一路平安 / 052

崔涛：怀揣善良追逐理想 / 070

李之：聆听花开的声音 / 077

胡夏融：善良的人格魅力 / 084

尹萍：善良最美 / 094

侯长缨：一枝快乐绽放的小荷 / 103



见证彼此的成长 / 111

小陈峥：唤醒温馨的记忆 / 112

许艳：永远纯真的小姑娘 / 117

付饶：见证彼此的成长 / 123

赵刚：长不大的机灵鬼 / 131

宋平：心中装满阳光 / 134

吴文静：“长大后我就成了你” / 146

王铜：男子汉的追求 / 153

柴粒：从顽童到军人 / 167

伍希：童心万岁 / 171

安超：学会尊重每一个人 / 182

邹冰：爱恨交加的记忆 / 188

苏畅：立志做“精神贵族” / 211

徐放：青春期的思想逆反者 / 216

廖凯：普通善良的劳动者 / 223

你们是我永远的青春礼物 / 227

我想念你们 / 228

正月初一的记忆 / 230

让泪水飞 / 234

你们是我永远的青春礼物 / 245

再次倾听花开的声音 / 253

难忘今宵 / 259

惊喜 / 261

互相珍藏 / 266

看望 / 268

歌声穿越三十年 / 272



聆听花开的声音





王红川：难以忘怀的内疚

去年春节回来，我所教的第一个班的学生——初84届一班的学生，搞了他们1984年7月毕业后的第一次聚会。当时，王红川也来了，他还带了一本当年我给他们编的油印的纪念册来。因为聚会的人比较多，我和王红川聊得不多。第二天我很想把他约出来聊聊，可由于春节期间，我各种聚会比较多，再加上后来我回成都了，便没有再见到王红川。今年寒假回来，我最想见的就是王红川，于是便约他和几个同学见了两次，一次喝茶，一次吃饭。

为什么我这么想见王红川呢？主要不是因为他成绩优秀——固然，王红川当年戴着黑边眼镜，很有学问的样子，成绩也的确拔尖，但班上成绩好的学生显然不只是他一个人；也不是因为他性格温顺听话——的确，王红川品格纯真而纯正，人也机灵，天真活泼，一笑起来，眼睛便眯成一条缝，特别可爱。我之所以最想见王红川，是因为几十年来，我一直对他心怀内疚。

其实，当年我在班上对他挺呵护的，用其他学生的话来说：“王红川就像是李老师的儿子！”因为他脚有点小小的残疾，走路微微有些跛，这是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，所以我对他自然特别关照。那时候，我上班要经过他家附近，于是，经常骑车上班的我，就顺便把他也带上。他见我骑车来了，便一下跳到我自行车后面，反正他体重也比较轻，对我来说，无非就是后面驮了一袋大米。常常在周末或假期，我会约上许多学生出去玩，十有八九都会约上王红川。记得1983年大年初一，我和王红川等学生在郊外山坡上玩，我还和他“扭打”成一团，后来又搂着他照相——这些都有照片为证。学生们都说“王红川就像是李老师的儿子”，大概是说我特别宠爱他。其实，论年龄，我比红川就大十来岁，只能算是大哥，但论辈分显然比他高一辈。我现在也不认为当时我对王红川有什么偏心而违背了“教育

平等”，相反我觉得因为他的特点需要特别的关照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！第一次见王红川这个班的学生，是1982年春节过后，距今整整二十九年了！当年的王红川已经人到中年，早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他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骨科专家。让我惊奇的是，王红川现在走路一点也不跛了，走路完全正常。我半开玩笑地问：“你是不是把自己的脚治好了，就成了专家了？”他嘿嘿直笑，笑声中透出他保存至今的纯真和纯正。我问他，给病人做手术是否收红包，红川只回答了一句：“李老师，你放心！”我说：“我对你的品质很放心！”他又补充说：“说实话，患者给我塞红包，我很反感，觉得这是对我的不信任！”我相信红川说的是真话。

我从教之初，曾三次打学生，但没有一次是打自己班上的学生——我不可能打自己的学生。相反，有一次，我打的是欺负我班上学生的高年级学生，而这个被欺负的学生，正是王红川！但我说我对王红川心怀内疚，是因为我也曾经无意中伤害过王红川的自尊心。这些事，我当年的日记里都有详尽的记录。十多年前写《走进心灵》时，特别写了一章《我的教育失误》，我根据当年的日记专门写了围绕王红川发生的我的教育失误——

拳头，竟砸向了学生

攥紧的拳头终于砸了出去！

我立即感到了手指关节一阵钻心的剧痛，这是自己拳头与对方门牙的激烈碰撞所致。与此同时，我看到一股鲜红的液体从对方的嘴角流了下来。随即，耳边响起了无比凄厉的哭号：“老师打人了！老师打人了！……”我这才猛然意识到：我又打学生了！

在我参加工作的头一个月，这是我第三次对学生大打出手了。

第一次打的是一位高一男生，他课间踢球，把我班玻璃窗打碎了，我批评他两句，他却骂我“神经有病”，于是我给了他一拳头！当然，事后我被校长狠狠批评了一顿。第二次打的是一位初三女生，她在我班上体育课时，溜进我班教室乱翻书包，正巧被我路过发现。我叫她出来，她居然就是不出来，我于是把她拉出教室，她竟反诬我对她“动手动脚”！“你简直血口喷人！”伴随着我气急败坏的斥责，我给了她一耳光！结果，这一记耳光也打掉了我一个月的奖金。



但我并不认为我这第三次打人是“老毛病复发”，相反，我还觉得我是“见义勇为”呢！

今天下午放学后，我路过操场，远远地听到哭声。寻声而去，原来我班王红川被欺侮了——王红川和几个同班同学在打篮球时，一位手持篮球的高三男生要强行霸占球场，几个初一小同学怎敢和他对抗？于是纷纷离去，唯独个子瘦小的王红川“不识时务”，硬要和这位“霸王”论理，结果被对方一耳光把鼻血都打出来了！

如果被欺负的是我班其他同学，可能我还不会这么气愤，偏偏被打的是让我一直深感内疚的王红川，我就不但觉得应该挺身而出，而且自己“赎罪”的机会到了！

怎么回事呢？这要从我参加工作第一天发生的事说起：

那天下午，我和几位刚刚能叫出名字的学生在操场的沙坑上跳高。

突然，一个黄色的影子从我身边一擦而过，向横杆飞去。哦，是穿着黄色汗衫的“小不点”王红川——就是这个“小不点”，上午我上第一堂语文课时，他发言最积极。怎么？他竟然想跳过横杆！

这显然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王红川那患过小儿麻痹症的双脚，一颠一颠地，宛如受伤后逃命的小鹿。也许是想开个玩笑，我当时居然指着他的背影，笑着大声说道：“一看就跳不过去的！喂，王红川，你干脆从下面钻过去算了！”

他果真没跳过去，在大家的哄笑中，他不好意思地离开了操场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在朝教室去的路上，看见在教学楼前的树荫下，有一个小男孩儿，正低着头，手里拿着一截树枝，在地面上毫无目的地划着。黄黄的背影那么瘦弱，与龙腾虎跃的操场景象相比，林荫道上的这个黄色小点简直就像是被人扔到一边的什么废弃物。

我跑上前去，从后面扶住他的肩：“红川，怎么了？”

可他固执地不让我扭转他的肩膀，使我感到他瘦弱的躯体里蕴藏着一种倔强的力量。

我转到他的正面，用双手捧起他的脸：啊！他的脸上布满泪痕！

我一下意识到，自己刚才幸灾乐祸地伤害了一颗童心……

“原谅我，刚才我是和你开玩笑呢！”我诚恳地对他说，并帮他擦着泪水。

他一直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流泪。

尽管当天晚上我就去了他家，再次向他赔礼道歉，但从那以后，他只要看见我便垂下眼帘；而我，只要一看见他，就感到一种强烈的负疚感……

今天，一看到王红川被人欺负了，我就觉得应该为他撑腰。开始，我还比较克制自己的情绪，只是严肃地质问那个高中生为什么欺负小同学，然而，他居然冷笑着扬起右手向我展示他的中指，这一个极为下流的侮辱性“国际通用手势”，终于让我怒不可遏！于是，我的拳头就不由自主地攥得特别紧，扬起来的时候特别痛快，而砸出去的时候又特别“火爆”！

“是的，我打了你！但我打的是流氓！”我一边揉着还是有些火辣辣的拳头，一边呵斥眼前这个满嘴溅红的“流氓”，并且朗声说道：“走！跟我到校长办公室去！”

“呸！”我一脚踢开校长办公室的门，一屋子正在开会的校领导们惊愕地抬头看着我。我把那个学生拖进去，然后庄严说道：“我打人了！随便你们怎么处置我。具体经过你们问他！”说完，我扬长而去……

以后几天，校长轮番找我谈话，苦口婆心地对我进行“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”，但我都理直气壮：“我打的不是学生，是流氓！”“在他面前我也不是老师，是惩治流氓的警察！”“难道当老师的不该保护自己的学生吗？”“难道老师不应该见义勇为吗？”……

当时，我并不认为我是强词夺理，而是真的认为我没错。

而且，我满以为学生们会为我的行为喝彩，的确也有部分学生觉得“李老师真棒”。然而，不久我批阅学生交来的日记时，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：

王红川同学被高年级同学欺负，于是李老师帮王红川打了那个大同学。不少同学认为李老师做得对，帮我们出了一口气，觉得李老师真是爱我们。我也认为，虽然我们和李老师还认识不久，但他的确很爱我们。

不过，我觉得李老师不该打人。王红川同学是学生，那个高年级的同学，也是学生，也应该被老师爱。虽然他欺负小同学不对，李老师也不应该打他。李老师说他不是这个“恶霸”的老师，但是，李老师打人的时候，在我们和其他班同学的眼里，李老师仍然是老师呀！

说实话，学生日记所说的观点，我早就明白，而且校长给我谈心时苦口婆心所讲的，正是这个道理。但是当这些我十分熟悉以至有些逆反的话



出现在我学生的日记中时，我的心灵真正被触动了。来自童心的忠告，让我感到了真正的惭愧。

以厚此薄彼的态度对待学生，并不是真正地爱学生，所“爱”的一部分学生，实际上成了班主任的私有物，因而这种“爱”是自私的，与师德是格格不入的。同时，对外班学生的轻视、敌视以及任何不负责任的粗暴，同样会在本班学生中损害自己的形象，降低自己的威望，更为严重的是，还会给学生带来不好的影响。因此，我应该随时提醒自己：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教师，而不只是某个班的班主任；你周围所有的少年都是你的教育对象，你对他们都负有同样的爱 and 教育的义务！

这是1982年3月，我参加教育工作的第一个春天，我的学生用他们的童心为我上的一堂课。

从那以后到现在，我虽然又多次产生过用拳头“教训”学生的冲动，但至今也只是“冲动”而已。

我想补充说明的是，我伤害了王红川自尊心的当天晚上，特意去他家家访，主题就一个：向王红川道歉。当时，他爸爸妈妈特别感动，还说这有什么嘛！老师不过是开个玩笑，红川应该大度些。

不知道红川是否已经原谅李老师了。

张锐：生日的祝福

说到张锐，这是我一直很欣赏的学生。当年在班上，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，在初二曾经担任班长（我们的班干部都是轮流担任的，班长也不例外）。当然，他也有男孩特有的调皮和机灵。作为班长，他曾经维护班上的自习课纪律，曾经去同学家家访（这是我班班干部的职责），曾经负责班上的图书角……

有一次聚会，我对张锐说：“我好像没有批评过你。”他说也批评过，只是没有说过重话。不过他想了想，说：“不对，李老师，你还是发过我一次火的。有一次，你把你小时候的照片拿到班上来给我们看，我看见你小孩时候的模样，就说了一句，这是李镇西小时候。你听我叫你的名字，一下发火了，严厉地对我说，张锐！你在家里会直接叫你爸爸的名字吗？”

张锐说起这事，只当趣事，没有责怪我的意思，但我很惭愧，那时年轻，虽然爱学生，但潜意识里还是有师道尊严的，觉得学生叫我的名字那是“大逆不道”。后来我不那样想了，我觉得学生叫我名字是对我很随便，不见外。后来的学生，特别是高中生，叫我“镇西兄”“镇西大将军”我都不生气。现在我做校长了，偶尔也有学生叫我的名字，我听了只是摸摸那孩子的脑袋，呵呵一笑。

张锐还说：“李老师，我发现你现在很平和，总是以一种宽容的情怀对待人和事。”

我说：“嗯，这可能和年龄有关。”

张锐过去是一个模样非常可爱的男孩，现在长大了，但我感觉他的善良，他对人的尊重依然没变。他昨天还给我打电话，说我博客上有一篇写学生的文章中，某一个词用得不恰当，他担心无意中伤害了某个同学。我谢谢他的提醒，放下电话便改了。

还有一件让我永远难忘的事，这里也说说。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但我还是记得那天的每一个细节——这些细节在我脑海中出现过无数次，我永远也不可能忘记。那天是1985年5月13日，我还记得是星期一。

下午读报课时，我走进教室，继续为学生读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——每天的这个时候，都是我的“小说连播”：《青春万岁》《爱的教育》《烈火金刚》《红岩》……进入中学以来，学生把每天的这个时候视为最珍贵也最美好的时光。

“保尔紧张地注视着朱赫来和那个押着他的士兵，心里在盘算着怎么才能救出朱赫来……”我在讲台上朗读着，教室里一片安静。同学们都关心着朱赫来的命运。

突然，坐后排的学习委员陈晓蕾举起了手。

我停住朗读，问：“什么事？你不舒服了吗？”



她却离开座位走到了我的面前：“李老师，请您出去一下。”

我想她可能是有什么急事要跟我单独谈，便对同学们说：“大家稍等一会儿。”然后跟着她出了教室。但就在我走出教室门的一瞬间，我好像看到潘芳奕匆匆走上了讲台。

来到教室外面的楼梯口，我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她，她却说：“请您在这儿站一会儿。”

我非常吃惊：“站一会儿？你们要干什么？”说着我转身就要返回教室，可陈晓蕾急忙把我拉住：“李老师，您现在不能进去！”

我明白自己上当了，但现在我反倒不怎么急了，而觉得挺有趣：好吧，我倒要看看这些学生要搞些什么名堂！

过了大约五分钟，陈晓蕾跑到教室窗口往里面看了看，然后过来对我说：“好了，可以进去了。”

事后，陈晓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：“当我领着李老师走进教室时，我自豪极了，像个打了胜仗又抓了个俘虏的将军！”

当时我进了教室，仔细看了看讲台和教室里面，没有发现什么异样。但学生们的表情却神秘而得意，他们都冲着我微笑，微笑中含着诡秘，仿佛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秘密，不，是“阴谋”。

我问：“刚才潘芳奕对你们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没有说什么！”全体学生异口同声。

还有学生说：“真的没什么！李老师，您继续读小说吧！”

我只好接着读：“保尔出其不意向那士兵扑去……”

接下来的几天，平安无事。直到5月17日，我才明白学生们的“密谋”是怎么回事。

那天是星期五，我走进教室准备上语文课。

学生们安静了下来，我习惯地说了声：“上课！”

“起立！”随着值日生罗晓宇清脆的口令，同学们精神抖擞地站了起来。

“同学们好。”我说。

“祝——李老师——生——日——快——乐！”回应我的，竟是这整齐而响亮的童音！